

藝術要與外界產生一種新關係

潮間帶藝術偵測站——2005年年度計畫

文 | 陳佳琦 圖 | 台新藝術基金會

潮間帶，指的是一條海岸線的帶狀寬度，是海水漲潮到最高位（高潮線）和退潮時退至最低位（低潮線）之間，會暴露在空氣中的海岸部分。在那個帶狀環境裡，因為許多物理化學作用同時進行，每個生物體都被其他的生物體所包圍影響著，它們彼此會相互協調，形成一個生態系，有時分離、有時混合、有時彼此消長、不斷地變化著。因此，潮間帶就是一個豐饒之地，安安靜靜地蘊生著眾多物類。但是，當這個彷彿只存在地理教科書裡的名詞，一旦被提出來當作是一個展覽的名稱時，無限的人文想像與靈動的詩意流動也可能隨之釀成。

這個概念，是由三位長期在高雄創作活動的藝術家：盧明德、許淑真、張新丕，所共同提出，他們在2005年4月於高美館展出的「潮間帶藝術偵測站——2005年年度計畫」，即以潮間帶一詞裡，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相依存、相消長特性，喻說藝術與生活環境的關係，探問藝術行動在現今的可能性與想像。這個概念本身提出了論述的可能性，也進一步具現了跨越邊界的行動。因此，與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收容中心、高師大旗山斷層監測實驗室的合作，地理系教授宋國城與動物保育中心主任裴家騏的參與，為整個展覽與藝術家的想法，提供了很多新的刺激。而展覽結構以「反演化」、「生態向性」與「歐亞板塊」三個偵測小組區分，也預示了展出「行動」本身的意義，不下於所展出的「作品」。

三個策展人在有了越界的前提之後，開始展開許多與生態領域學家之間的互動，原本是學醫出身的許淑真，已經在之前的作品展開她對於有機體、生物方面的興趣，與裴家騏原為舊識的張新丕也自然地展露對於動物的關注，而盧明德更表示，跨界與跨領域好像就是一個



張新丕、裴家騏《?!》(局部)·裝置·2005。

慢慢地變動的趨勢。因此，在這些跨越之中，策展人與藝術家跟不同領域的專家，有著很長的互動過程，誠如盧明德所言「我們其實把時間都放在互動的

過程裡」。許淑真表示：我們去動物收容中心、斷層監測室很多次，每次我都是去聽、去看、去了解很多很多東西，去看著教授告訴我們怎樣



安娜·班洛克(Ana Beniloch)《一八一八計畫》·錄像裝置·2005。



盧明德《共生思維與繁殖偵測》、《放生思維與領域偵測》·電腦輸出·裝置·1800x1200 cm·2005。

透過那些儀器，看著火山口的氣息，去讓我們感覺地球是有呼吸、有溫度，是活著的。而在動物收容中心裡，我們去看見另一種完全不同於展示的、對待動物的態度。我每次都是把自己放空，去學習、去吸納很多東西進來，而不是一直想著我要作什麼作品、用什麼形式。

張新丕更直接地說：其實我們剛好都走到了對藝術本身很感質疑的階段，在經過創作生命不同階段的轉折之後，有時極為厭倦對形式與風格的過度強調，因此，我們很想放掉藝術、放掉某種藝術家的本位姿態或只是在抽象概念的思考中打轉，我們想要出去學新的，學習放棄藝術家本位、學習對另一個物種的尊重。但絕對不是單向地用藝術的觀念去看科學，或是反過來，而是期待一種彼此擦撞的結果，也許是藉由藝術家引用生態學的陳述方式、科學家引用藝術的模式去成形，去解構現有的邊框。

對於這樣的模式，許淑真進一步表示，這是一種「弱連結」的力量，在學門與學門之間、在一種生態與生態之間、在藝術與外界之間，會長出什麼也不知道，但是，我們的確知道它們有關聯。這聽起來有點像是某種後現代性的差異與衍異過程，一個事物會不斷地拓殖出跟另外一件事物的關係，它們不見得一定要具有某種邏輯的必然性，但可

能是某種重複與差異之下的作用，而如同盧明德所一再強調的「過程的重要」，不同領域之間相撞的落差與聯繫的過程。而這樣的計畫，不見得就是在一個展覽裡完成，許淑真說展名裡的2005年正意味著，它有繼續連結並擴散出去的可能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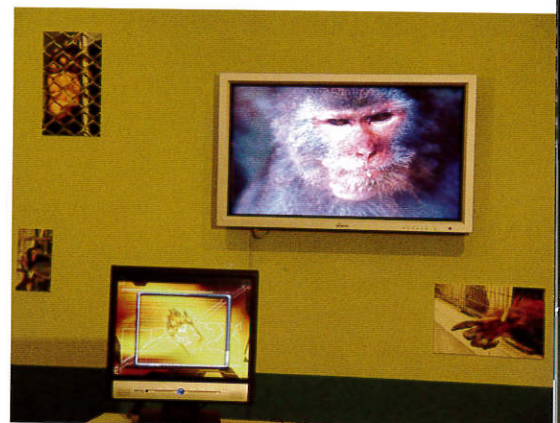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當生態、生物、科學、有機、演化……這些名詞流動在展覽的四周時，我想起我們那天下午，坐在高美館有陽光透進的角落裡，她微笑地說著對藝術家身份、藝術創作行為的省思，聽起來頗有一種「要改變自己過往過度向內挖掘的藝術家性格，轉而拓展自己的世界到外面去，去向外學習」的不得不跨出去的感覺，但是我們也說不清楚那確切是個什麼，也隱約地感覺到許是

入圍理由

「潮間帶」是海洋與陸地的交界，也是海水與淡水的交會水域，這個區域會因漲潮而被海水覆蓋，然後也會因退潮而乾枯，雖帶有極大的變動性，卻也孕育繁衍了茂盛的生物種類——「潮間帶藝術偵測站——2005年年度計畫」，這個由張新丕、盧明德、許淑真三位策展人結合了動物保育學家、地質學家與藝術家所發展出來的展演，面對動植物、地球生態、生理科學、科技文明與跨文化等議題，不僅由一個領域過渡到另一個領域的相互作用，在此疆界的跨越及規則的突破，將過去既定的範疇和預設鬆動，重新構造與定義，並藉以擴張多視角方式創新思考，藉此打開不同的視野，並借喻了生態界的自然現象，產生如潮間帶般多樣的交互場域，以及製造跨文化與跨學科的藝術事件，為當代藝術創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與多樣性的契機。(文/張惠蘭)



洪素珍《Fly》·錄像裝置·2005。



許淑真《偽科幻小說——非擬人動物故事》(局部)·數位互動影像裝置·530x600x330cm·2005。

某種疏離的內向性，到放空自我既有的一切，去接受外界衝擊的一個過程或歷練吧。也許，跨界也很可能會被認為只是單純地、變不出把戲而要去向他處汲取養分的藝術行動，但是，那也許更像是，因為不得不免於感受到外面的太陽灑進來的光線，於是開始觀照自我的一種新的態度呢？